

文化中国行

多彩贵州文化新风采

徐悲鸿画作
《奔马图》。贵州
省博物馆藏

策划:黄蔚 陈曦

设计:赵怡

题字:夏仕勇,贵州省文联委员,贵州省
书法家协会理事、行书委员会副主任。

徐悲鸿画马:从贵州土纸奔出的精神图腾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提及画马,徐悲鸿笔下的奔马无疑是跨越时代的经典。

鲜为人知的是,这位艺术大师笔下的百余幅骏马,九成以上诞生于贵州土纸之上。在贵州省博物馆馆藏的61幅徐悲鸿作品中,就有《立马图》等10余幅画马作品,见证着他与贵州的深厚情缘。

两年前,“奔腾的精神——徐悲鸿中国画展”在中国美术馆首次展出,贵州省博物馆和中国美术馆馆藏的13幅马作联合展出,奔腾不息的气势,尽显徐悲鸿画作的非凡感染力。

年近八旬的徐悲鸿之子徐庆平认为,观众钟爱徐悲鸿马作,皆因其中藏着抗战时期呼唤和平的期望,藏着中华民族不屈的风骨。

抗战时期,贵州成为大后方,徐悲鸿、傅抱石等艺术大师西迁至此。宣纸的稀缺让徐悲鸿屡屡陷入创作困境,甚至只能在报纸、素描纸边角上落笔。一次偶然的的机会,他尝试使用贵州土纸作画,自此与这种质朴的纸张结下不解之缘。1942年底,为筹集援华捐款的徐悲鸿来到贵阳举办画展,参展画作有奔马、雄鸡、人物等题材。

对徐悲鸿而言,贵州不仅是创作灵感的源泉,更承载了温情的回忆。这里是他与妻子廖静文的订婚之地,他曾在贵阳花溪购置土地,渴望在此定居。

“花溪美得像人间天堂。”徐庆平的评价,印证着这片山水给徐悲鸿留下的深刻印象。

从途经都匀尝试皮纸作画,到举办画展募集援华捐款,再到赴筑订婚,徐悲鸿与贵州的缘分可谓深厚。在他的笔下,贵州朴实的民风、迥异的民族风情,都成为他的创作养分。

廖静文曾说,“先生若画100匹马,有99匹马是从贵州土纸上奔出的。”

“贵州土纸质地坚硬、水墨挥发适中,可反复晕染而不破,自带的底色还能省却灰调层次,让画面更显丰富。”徐庆平回忆,父亲卧室壁柜里曾堆满一人多高的陈纸,其中贵州土纸最为抢眼。徐悲鸿作画偏爱陈纸、不用宿墨,贵州土纸恰好契合他的创作习惯,更适配其国画技法改良的探索。

贵州省博物馆馆藏的徐悲鸿作品,不同于传统鞍马画中养尊处优的形象,或扬鬃奋蹄,或昂首凝望,在贵州土纸的映衬下更显遒劲有力,既是他化笔为戈、唤醒民众的载体,更是民族精神的写照。

“徐悲鸿的艺术及其精神在今天依然绽放着璀璨之光。”中国美术馆原馆长吴为山感叹,当年徐悲鸿在贵州这片热土以画言志,产生了豪情,激发了灵感,创造了杰作。

据了解,贵州省博物馆正积极推进徐悲鸿书画作品数字化保护利用,旨在构建徐悲鸿书画多模态专题知识库,为文物活化利用的应用开发提供数据基础,AI互动创作体验,推出个性化数字藏品等,让观众更深入地理解画作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

策马黔行

丙午年春节特刊



在贵州茶马古道短暂休息的马帮人。陈志军 摄

贵山贵水间的千年马韵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丙午春节,属马。在传统文化中,马,象征着奔腾、代表着前进,是文化意象的载体之一。

在贵州,马则成为古道商帮的铿锵足音,民俗盛典的欢腾底色,文物遗存的历史印记,文旅新生的蓬勃活力。从古道商铃到文物遗存,从民俗盛典到文旅新篇,一匹马串起贵州的烟火与风骨,历史与新生。

马年来临,说说贵州与马有关的风物。

古道热肠,马载着年味与商韵踏春而来。贵州是茶马古道的重要连接点,贵州段茶马古道主要分布在贵阳、六盘水、毕节、安顺、黔西南等5个市(州)的17个县(市、区),沿线印记包括桥梁、渡口、烽火台、会馆、商号、摩崖石刻等。作为“茶马互市”的重要枢纽,南宋时,西南马种中唯一可用作战马的水西马成为重要军事资源,朝廷以盐茶换马,让盐茶马贸易成为贵州民生支柱;到了明代,遵义等地的茶叶纳入官办茶仓,成为易马物资,贵州凭地理位置成为川滇桂贸易中转中心。徐霞客曾在晴隆半坡塘古道驻足,记录下驮马觅食、村民汲水的日常。

如今,晴隆、织金、福泉等地的“马场”依旧活跃,哈马关关隘、普安青石驿道仍可寻踪,青岩古镇、金沙打鼓新场等古镇商号,以及毕节陕西会馆、“义盛隆”商号等,见证着茶马互市的繁华。

文物印记中,马是历史的见证者。兴义威舍红军长征陈列馆里的红军马鞍,承载着1935年红军过境的红色记忆,见证着军民同心的艰苦岁月。贵州省博物馆、黔西南州博物馆分别馆藏的铜车马,以精湛工艺定格东汉时期先民的出行图景,

成为解读贵州历史文化的“密钥”;徐悲鸿笔下的马,从贵州土纸上奔出,神气活现。

岩壁之上,关岭马崖壁画的骏马形态各异,开阳马崖岩画群规模宏大,记录着贵州先民对马的崇敬;开阳马头寨古建筑群中,马则化作布依先民的图腾,沉淀为土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俗烟火里,马则成为不少民族节日庆典中的“主角”之一。

水族端节恰逢新春前后,端坡上无鞍裸骑的骑手策马争先,赛马既是竞技比拼,也是新春纳福、彰显勇气的方式;马尾化作非遗技艺马尾绣的原料,绣娘将吉祥寓意与马的灵气一同绣入织物,成为水族服饰上的经典配饰。

在马蒙山区,生活在这里的彝族先民推崇养良马,铃铛舞的马铃余韵不仅承载着彝族对先民的敬意,还深藏着对马的尊崇;苗族“跳花节”上,骏马载着青年奔赴盛会,赛马、骑马间缔结情谊,为新春增添热闹与欢喜。

新时代浪潮中,马之活力续写文旅新篇。

三都“村马”扎根千年赛马传统,新春赛事精彩纷呈,从水族端节民俗延伸为文旅IP,带动马交易、民俗体验蓬勃发展,让山地赛马跑出乡村振兴新赛道,成为贵州文旅打卡的热门选择。

三都马尾绣与旅游共生共荣,非遗体验活动人气高涨;马拉松赛事串联山水人文,让人们在运动中感受黔地年味。马文化与现代生活碰撞,迸发别样活力。

马蹄踏千年,文脉润新春。

从古道商帮的奔波到红色征程的初心坚守,从民俗盛典的新春欢腾到产业新生的蓬勃活力,马已化作文化符号,融入贵州的文化血脉。

新春时节,循着马蹄印记,在山水间感受历史厚度,在民俗烟火中感受新春暖意,策马黔行,赴一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约,共迎万象更新的美好新春。

茶马古道:见证古道商贸文化交融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陈江南

马铃叮当,曾经响彻贵州崇山峻岭间的青石古道。马年新春即将到来,沿着关索岭古驿道溯源而上,一条“茶马互市”的古老商贸走廊,在黔西的云雾中若隐若现,这便是穿越千年的茶马古道。

关索岭古驿道一端在坝陵河峡谷谷底的西侧,沿着古道翻过关索岭,便直通关岭县城。从关岭过晴隆,到盘州过胜境关,即入云南。这条驿道是当时滇黔两地的重要通道之一。元代成为“普安道”连接湖广与云南的“咽喉”,明代则成为明朝延经略西南的滇黔驿道主干,是贵州保存最完好的茶马古道之一。

这条以马帮运输为核心的商路,发轫于古代西南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驿站星罗棋布,商旅络绎不绝,它不仅是物资流通的动脉,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从地图上看,它的轨迹如树根般向四方延伸:东贯两广,直抵南洋;南穿云南的崇山峻岭,深入缅甸、老挝、越南,远达南亚的印度洋之滨。如今,曾响彻山间的马蹄声虽渐渐远去,但深嵌驿道石阶的蹄印,仍在无声地诉说着曾经的繁华与千年的沧桑。

在贵州,茶马古道主要分布于贵阳、毕节、安顺、六盘水、黔西南5个市(州)的17个县(市、区)。它以黔滇北线、黔滇中线、黔滇南线三条主干道为骨架,辅以黔西至金沙、毕节至四川叙永两条支线,织就了一张沟通滇黔、连接内外的交通网络。

古道沿线,构成古道主体的41处珍贵的文物点静静伫立——道路、石桥、渡口、烽火台、关隘、卡子,以及和古道密切相关的

会馆、商号、牌坊、摩崖石刻、寺庙等。

“茶马古道绝不仅仅是商道。”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陈志军认为,“它更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文化动脉。自唐宋以来,这些路上流动的不仅是贵州的茶叶山货,还带来了文化和思想的交融。虽然今天的茶马古道已逐渐被人们遗忘,但留存在大山之中的马蹄印痕,依然无声诉说着热闹的过往。”

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陈志军无数次深入贵州茶马古道腹地,用镜头记录。关岭之行中偶遇的杨光龙,让他记忆犹新。“他是关岭的第三代马帮传人,遇见他时,他正在山间喂马,那场景瞬间击中了我。”后来,陈志军重返关岭补拍,行至小花江至贞丰段古道,“令人惊叹的是,在这条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古驿道上方,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已凌空飞架。”

时光流转,古道旁的铁索桥与石阶上深浅不一的马蹄印,与一侧飞驰的高铁、横跨天堑的巨桥,形成了一场跨越千年时空的“对话”。当年马帮需跋涉月余的滇黔古道,随着沪昆高铁呼啸而过,如今仅需2个多小时便可抵达昆明;而“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花江峡谷大桥通车后,贞丰至关岭的天堑,更是从2小时的车程缩短为2分钟。

古道蹄声虽远,黔道新途方兴。去年9月,凝结陈志军多年心血的纪实摄影集《茶马古道》面世。380余幅饱含深情的影像,辅以10余万字珍贵的口述史料,完整记录了茶马古道贵州段沿线的古道、驿站、古村、古桥等重要遗迹,细腻还原了古道沿线居民的生活图景,既展现了穿越时空的壮美山河,更深刻揭示了古道背后厚重的人文积淀与生生不息的文化脉络。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商路,千年古道的回响更是一部镌刻在大地上的史诗。”贵州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夏昆说道。

贵州“赶马场”:烟火年味满市集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明雪

赶场,是贵州人经年累月的传统习俗,它不仅是简单的商品买卖,还是社会交往、生活仪式的重要载体。那些以“马场”为名的市集,藏着诸多的年节记忆。红色伞棚连成一片,吆喝声穿透晨雾,禽畜的叫声与人们的说话声交织,既有当下的热闹鲜活,也有跨越时光的历史回响。

周日的贵安新区马场镇,天刚蒙蒙亮,集市上就开始人声鼎沸。玻璃罐里的红油腐乳泛着诱人光泽,红彤彤的春联挂满摊位,“马到成功”的字样贴合新春的期许,带着泥土芳香的新鲜时蔬沾着晨露,被摊主麻利摆好。“新鲜白菜,炖肉又香又甜!”伴着清脆的吆喝声,往来的村民背着背篓、提着菜篮,笑意漫在眼角眉梢,让年关热闹喜庆氛围更加浓厚。

这片热闹的市场,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据了解,马场镇始建于元朝早期,明熹宗天启元年,曾、周、刘、谢、赵、孙、唐七姓在此设市,因逢“马日”赶集,称“曾周马场”,是黔中“四大名场”之一。

同一时间,贵阳市花溪区贵筑街道办事处云上村的大牲畜交易批发市场也很热闹。从地铁3号线浪风关地铁站出发,步行数百米便听见此起彼伏的吆喝声。这个市集上,有不少身着布依族服饰的当地群众售卖家禽与新鲜蔬菜。顺着人流走进去,牛马的嘶鸣声渐响,花溪云上大牲畜交易批发市场映入眼帘,商贩牵着牛羊穿梭,一派繁忙景象。

作为贵州历史名市集,花溪牛马市场的变迁,正是时代发展的生动见证。据《图鉴花溪往事》记载,花溪牛马市场是贵州历史上有名的大牲畜市场之一。明清时期,原址在花佬堡大寨(今花溪大寨),称花佬堡场,民国初年

先迁马场于花溪街小坡上,俗称马市,不久牛马也迁到此处,汇成大型畜集散地,逢丑(牛)午(马)日赶场,每场均有几百头(匹)牛马上市交易。

历经多次搬迁,1982年该市集搬到花溪仙人洞,扩建成初具规模的专业市场,又于2004年迁至杨柳塘新址后进入繁荣期。“现在牛马市场交易时间改为周一、周四,周一能卖出近千头(匹)牛、马。”工作人员介绍,供应商大多为周边村民,这份延续百年的交易传统,至今仍在继续。

从明清的露天市集到如今的专业市场,花溪牛马市场的变迁,是贵州“赶马场”文化传承的缩影。在贵州,多地均以干支纪日,为便于记忆集市贸易的场期以干支日对应的生肖为名,逢“午”日赶集

便称“赶马场”。织金县马场镇、晴隆县茶马镇马场社区等,一个个以“马场”为名的地方,承载着最真切

记忆。年味渐浓,寒风渐暖。贵州的“赶马场”,烟火气与历史感交融,每一声吆喝、每一次交易、每一张笑脸,都是马年新春的鲜活注脚,更是刻在人们骨子里的文化记忆,在岁月流转中愈发醇厚。